



语言学博士论文文库



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语序 选择机制研究

朱文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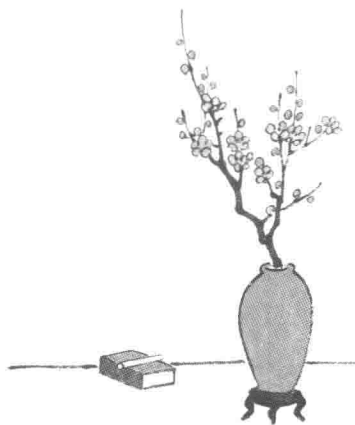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本书的出版受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专项资助



语言学博士论文文库



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语序

选择机制研究



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机制研究 / 朱文文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68-4208-2

I. ①现… II. ①朱… III. ①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

IV. ①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9388号

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机制研究

朱文文 著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安玉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208-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青年教师朱文文博士，将其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经过细致的加工、调整和修改，今拟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嘱我写几句话为序。作为她的导师，我是非常高兴的。

朱文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机制研究》。其选题涉及汉语语序问题。在我看来，此选题的重要价值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常说到汉语语法的两大基本特点：一是汉语语序重要，语序难；二是汉语虚词丰富，对汉语表达影响巨大。从数十年的汉语语法研究实际来看，汉语虚词的研究长盛不衰、如火如荼，涌现出一大批的代表性成果和代表性学者；而相比之下，汉语语序的研究显然要薄弱许多：语序研究的成果单从数量上看，就远不及虚词研究来得丰富，更不用说有多少重大的代表性成果了。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语序问题的研究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语序研究逐步升温并向纵深发展。一方面，随着语序类型学理论的引入，汉语在语序类型方面的特点及其复杂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汉语语序是比虚词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制约和影响汉语语法系统的带有根本性的因素。因此，开展好汉语语序研究，将更为有力地揭示汉语语法在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层面的运作机制。由此，语序的研究自然也就

成为新世纪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下，2006年朱文文确定以“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机制”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现在看来，这一选题，不仅契合了当代语序研究的大潮流，而且也十分实在、集中。

汉语状语和补语可换位机制问题，是汉语语法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也是汉语语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一选题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深入到了汉语形容词可同时做状语和补语的可换位语序选择问题，这就使得问题的研究十分具体而深入。

该研究最为突出的优点，我认为还是研究材料的独特性和扎实性。作者为了摸清汉语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并可换位的规律，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动词用法词典》所收的1067个形容词的1329个义项进行了穷尽性搜索，共找到既能做状语又能做补语的形容词431个。然后，把这431个形容词逐个放入CCRL语料检索系统进行检索，最后在这431个形容词中共得到存在状补可换位实际用例的形容词词条208个，涉及句例9439条（其中状中结构6048条，述补结构3391条）。作为导师，我对朱文文这种肯于花工夫、扎扎实实做材料的劲头是十分赞赏的。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朱文文的这一根“针”，我相信是磨得“够细够长够尖”的。

现代汉语作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语序来建构表达系统的语言，其语序结构所负载的，显然不是表面的简单词序关系所显示的那么一点次序差异而已，它凝聚着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多重编码信息的奥秘。因此，要解开汉语语序的奥秘，必须要从信息编码和解码的多角度入手。我想，该研究所提出的[+方式]与[+结果]、[+过程性]与[+结果性]、[+具体性]与[+抽象性]、[+描写性]与[+评议性]的四组对立特征，便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具体而有效的尝试。我相信，这种逐对寻找对立

特征的研究思路，也是符合语言的基本构造特征的：语言在根本上讲是由一组组对立特征所建构起来的系统，语序选择的机制也当受此规律的制约。

我认为，该研究由于它试图从形容词的状补和补语可换位问题去探求整个汉语的状语和补语的可换位问题，因而其研究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便具有了很大的开放空间。除了形容词以外，汉语的其他词类和句法单位，同样也具有状语和补语乃至其他各种句子成分之间的可换位、可选择的机制值得我们去挖掘。我想，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做下去，汉语语序问题的研究，就一定会获得长足的进步。

朱文文博士在北京语言大学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业，毕业后顺利成为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名青年教师。她在读书期间，是一名勤勉努力、好学深思的优秀学生。我衷心希望她在工作岗位上，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科学利用好时间，妥善处理好家务，始终不忘一名对外汉语教师所应承担的科研责任，继续勤勉努力、好学深思，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专家型的优秀汉语教师，为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张旺熹

2014年5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1.1 本文题旨及选题缘由	1
1.2 研究对象——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结构的界定	6
1.3 本文的理论基础	7
1.4 研究方法及语料	12
第二章 现代汉语可换位语序问题研究综述.....	16
2.1 语序问题宏观研究	16
2.2 可换位语序问题研究	21
2.3 状补可换位问题研究	34
2.4 形容词状补可换位问题研究	38
2.5 本章小结	43
第三章 方式与结果的对立与语序选择.....	46
3.1 形容词状位与补位的句位意义：[+方式] 与 [+结果]	47
3.2 入位形容词的语义分类	50
3.3 各类形容词与状语和补语的对应	55
3.4 本章小结	64
第四章 过程性与结果性的对立与语序选择.....	69
4.1 状位的 [+过程性] 与补位的 [+结果性]	72
4.2 [+现实过程性] 与 [+结果性] 的对立	76
4.3 [+虚拟过程性] 与 [+结果性] 的对立	88
4.4 本章小结	95

第五章 具体性与抽象性的对立与语序选择	100
5.1 状位的 [+具体性] 与补位的 [+抽象性]	101
5.2 [+具体性] 与 [+抽象性] 对立的句法表现	105
5.3 事件具体度等级	121
5.4 本章小结	123
第六章 描写性与评议性的对立与语序选择	124
6.1 状位的 [+描写性] 与补位的 [+评议性]	125
6.2 从信息结构看 [+描写性] 与 [+评议性] 的对立	128
6.3 从事件链看 [+描写性] 与 [+评议性] 的对立	133
6.4 述补结构的评议性标记	137
6.5 本章小结	146
第七章 对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机制的几点思考	149
7.1 句位意义是制约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的根本原因	149
7.2 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受制于多层面的对立因素	150
7.3 制约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的多层面因素具有内在一致性	154
7.4 形容词状补可换位机制来自不同的驱动力	156
第八章 结 语	159
8.1 本文的基本工作	159
8.2 本文的基本结论	162
8.3 本文的创新之处	163
8.4 本文的不足及今后的任务	165
参考文献	167
附录：状补可换位结构中的形容词及其义项与动词搭配表	183
后记	197

第一章 绪论

在明确本文题旨及选题缘由的基础上,本章将重点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即与词义分析、视点结构、事件结构和话语分析等相关的理论知识。同时,我们还将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语料特征。使用纯化的、严格配对的语料是本文的突出特点。

1.1 本文题旨及选题缘由

1.1.1 本文题旨

本文拟以“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机制研究”为题,旨在揭示现代汉语中围绕动词而形成的一类镜像结构的语序制约机制。在这类镜像结构中,部分形容词既可以充当动词的状语,又可以充当动词的补语,即该形容词在状语和补语两个位置上可以进行换位。

对于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语序^①都应该是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而相对固定的,而汉语中的这种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结构却与语序的固定性相悖,而更多地体现出灵活性的特点。关于汉语语序的特点,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汉语的语序是固定的、有规律的,即所谓“语

^① 语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语序一般指语素、词的排列次序;广义语序通常指各个层面、各种长度的语言单位和成分的排列次序。狭义语序是包含在广义语序之内的。本文所指的语序为广义语序。

序固定论”，如洪笃仁（195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汉语的句法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如吕叔湘（1986）。我们认为，汉语的语序是固定的，并不存在语序改变但表达意义相同的现象。在汉语中，任何语序的变化都会带来语义、语用等方面的变化。每一种语序都蕴含着独特的意义，而线性序列上的每个句位也都有其特定的句法意义，同样的成分进入不同的句位，表达的句法意义也是不同的。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们认为，对于既能充当状语也能充当补语的形容词而言，进入状位还是补位不是随机的，存在着某种机制制约着形容词的入位，并制约着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现象中的语序变化，这种内在机制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挖掘这一内在机制是本文的最终目的。同时，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状语和补语的句法意义这一重要课题。每个句法位置都有其自身特定的句法意义，而不同句法成分之间的互换却意味着这两个句位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相信，揭示形容词状补入位的语序选择机制，必将深化我们对状语和补语的句法意义的认识。

1.1.2 选题缘由

我们之所以选择语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是因为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汉语作为孤立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因此语序和虚词是汉语最主要的语法手段，这也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关于虚词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也较为丰硕。和虚词研究相比，对于语序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我们认为，语序在汉语语法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首先，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人们用来交际的工具。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除了要选择合适的词语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词语，即词语的排序问题。不同的排序往往表达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句位也有不

同的意义和语用价值。其次,语序问题的重要性也是由语言自身所决定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维的线性结构。这种线性结构的顺序即语序是言语流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点。不同的语序会构成不同的线性结构,进而形成语言中不同的句法结构。

总之,语序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汉语的结构和语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语序来决定,而语用层面的很多表达需要也可以通过语序得以实现。鉴于语序在汉语表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选择以语序为基本出发点探讨相关问题。

汉语的语序问题涉及范围很广,如多重定语和多重状语内部的排序问题、修饰语的前置或后置问题、话题化问题、不同句式之间的变换问题等。其中也包括不同成分间的可换位问题,即某一成分既可以出现在核心动词前作状语,又可以做该动词的补语,如:

- (1) a. 她嫁错了人。 b. 她错嫁了人。
(2) a. 我在北京住。 b. 我住在北京。

(1)中的形容词“错”既可以作动词“嫁”的状语,又可以作“嫁”的补语,(2)中的介词短语“在北京”也有同样的句法表现。张黎(2003)将这种现象称为汉语的“镜像表达”,即核心动词前的成分同核心动词后的成分呈现出“镜像”分布。

我们认为,这种“镜像表达”是汉语语序中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对于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语序都应该是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而相对固定的,而汉语的这种“镜像表达”却与语序的固定性相悖而更多地体现出灵活性的特点。“镜像表达”的这种特殊性直接表现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面对这种现象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个成分放在动词前可以,放在动词后也成立,更不明白这样两种不同的语序

究竟有何差别。因此,对这一现象的考察无疑会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具体的帮助。从语言本体的角度看,汉语的句子是以动词为核心的^①,如果将汉语语序的基本框架表示为“主语+状语+谓语+补语+宾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镜像表达”恰恰体现围绕动词而构成的语序变化,这种变化除了(1)和(2)中所涉及的状语和补语在句法位置上的变换外,还包括主语和宾语的变换、宾语和补语的变换等。这种围绕动词进行的语序变换不仅和很多句式相关,而且和汉语中的各句法成分的句法意义相关。因此,对这种“镜像表达”的研究,对于我们挖掘句法成分的句法意义进而揭示汉语语序的构造机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汉语中,能够围绕动词在状语和补语位置构成“镜像表达”的成分很多,如副词、动词性结构、形容词性结构、介词结构等。能构成“镜像表达”的副词数量极为有限,只有表程度的“很”和“极”^②。动词结构不是典型的充当状语和补语的结构,而介词结构中也只有方所结构可以构成“镜像表达”。相对来说,形容词性结构在句法功能上是更为典型的充当状语和补语的成分,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制约状中结构和述补结构语序的内在机制。因此,我们拟选择形容词性结构作为考察对象,考察其充当状语和补语并构成“镜像表达”时,制约状中结构和述补结构的语序的机制。

借鉴任鹰(1999)关于“主宾可换位”结构的定义,我们将这类形容词结构既可处于状语位置,又可换位至补语位置做补语的现象称为“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现象。和任鹰(1999)不同的是,“主宾可换位”结构讨论的是两个结构在两个句法位置上的互相换位,即一个句子中主宾位置上的两个结构互相换位的情况,如“一锅饭吃了十个人”和“十个人

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第一次提出了“动词中心观”,明确指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

② “极”作补语时,往往要在后面加“了”。同时,“极(了)”也不能单独出现在“得”后充当补语。

吃了一锅饭”，而我们所说的“状补可换位现象”主要考察的是一个成分在两个句法位置上的入位，即在汉语语法系统中，充当状语的形容词结构可以换位至补语位置的现象。我们认为，虽然两种“可换位现象”之间存在差异，但是这样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和分析，因而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之所以在语序所涵盖的众多问题中选择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现象进行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语序是汉语中重要的语法手段，在汉语语法系统中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语序范畴中存在的“镜像表达”现象既涉及语序的制约机制问题，又和汉语不同的句法成分的句法意义相关。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出语序变换前后的语义差异，揭示制约语序变换的机制，无疑将会使我们对汉语语序的本质特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而深化我们对汉语的本质特点的认识。

其次，状位和补位的可换位现象还涉及两个句法位置的句法意义问题。我们相信对于状补可换位现象的制约机制的挖掘也会使我们对状语和补语的语法意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而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补语是汉语比较独特的一种句法成分。汉语中很多用补语表达的意义在英语中都是用状语表达的。汉语中的这种状补可互换现象是否表明在很多时候状语是替代补语的呢？可互换是否等于可替代呢？因此，揭示可换位的状补结构的语序制约机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补语在汉语表达中的特殊意义。

第三，形容词是汉语三大实词词类之一。对形容词在状补位置上可互换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化对状语和补语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和细化我们对形容词的认识。

最后，状语和补语之间的这种可换位现象是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难点。由于对同一个动词而言，某个形容词既可以放在动词前做状语，

又可以置于动词后做补语,因此常常令学生无所适从,既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状中结构,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述补结构,也不知道这两个结构之间的差异。因此,对这种可换位的状补结构的研究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帮助。

1.2 研究对象——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结构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结构。这一结构主要涉及四个要素:状语、补语、形容词以及形容词修饰的动词。

状语和补语是汉语中比较复杂的两个句法成分,与状语、补语相关的考察会涉及很多问题。从状语和补语两个句法成分本身看,状语涉及是否带“地”的问题,而补语也可分为组合式补语(带“得”)和粘合式补语(不带“得”)两类。从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梳理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形容词既可以做状语又可以做补语的现象,不同的学者选择的考察范围有所不同,有的学者只考察了形容词直接做状语和补语的情况,即状语不带“地”补语不带“得”,如吕叔湘(1966),有的学者的考察范围则包括组合式补语,即补语带“得”,如李临定(1963)。

对于形容词而言,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充当状语和补语时,我们的考察范围是仅限于光杆形容词充当状语和补语的情况,还是包括复杂的形容词短语及形容词重叠形式充当状语和补语的情况。由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理念是以语义为中心的,而在充当状语或补语时,即使形容词附加了修饰语或采用了重叠形式,从语义的角度看,和形容词所指向的成分建立语义关系的核心也仍是形容词本身而非其修饰语。因此,本文的考察将包括复杂的形容词短语和形容词重叠形式充当状语和补语的情况。

形容词充当状语和补语必然涉及形容词和所修饰的动词之间的匹配

关系，因此动词也是我们主要观察的对象之一。本文所考察的状补可换位现象中，只要形容词充当动词的状语和补语即可，而不考虑除被考察的形容词外，动词是否还有其他的修饰成分。另外，由于动词的重叠形式涉及时体问题，而时体问题是我们探寻状语和补语差异的一个角度，因此我们的考察也包括动词的重叠形式。对于动词的界定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

(3) 她严肃地对妹妹说：“挑结实能干的青妇队员去，每副担架多加一个人——五个，完不成任务你要负责！”

(4) 可是钱呢？V 依旧是一条牛仔褲，一件套头衫，一脸络腮胡，两袖清风的样子。看出她眼中的疑问，V 神秘地笑笑。

在(3)中，“严肃”充当“说”的状语，但同时，“说”还有一个表示对象的状语“对妹妹”；在(4)中，“神秘”充当动词“笑”的状语，但这个句子中，谓语动词“笑”采用的是重叠式。这些都将纳入我们考察的用例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本文的考察对象是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状补可换位结构，其中的形容词包括形容词短语和重叠形式；状语和补语带不带“地/得”均可，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均可；动词的光杆形式和重叠形式均可。

1.3 本文的理论基础

在语序研究的背景下，本文综合运用了词义分析、视点结构、事件结构和话语分析等理论知识，对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结构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考察。

1.3.1 词义分析

词义分析是对词的语义特征的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筛选出有一定概括性并能够区别单词功能的语义特征,对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词进行归类定义。因此,这种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词汇学研究领域。但是,随着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语法学家们发现,词的一些语义特征会反映在句法层次上,甚至决定句法结构。Evelyn Hatch 和 Cheryl Brown (2001: 24) 在讨论词的语义特征与语法的关系时提到,“a much smaller number of features would be needed in writing grammar descriptions.”(在语法描写中需要一部分语义特征。)
“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 has been a useful way of linking these description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features that would be needed for a theory relating semantics to grammar.”(要把语义和语法结合起来,语义特征的确认是必需的。而语义特征分析恰恰起到了这个作用,它能够有效地把语法描写和语义特征联系起来。)

语义特征分析有效地解决了现代汉语的很多语法问题。陆俭明(1991)通过语义特征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虽然同为“NP(L)+V+着+NP”格式,但是“台上放着长条桌子”和“台上演着梆子戏”为两种不同的句式,这是因为两个句子中动词的语义特征不同,“放”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而“演”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文章还运用这种方法分析了“V+NP(受)+给+NP(与)”句式和“V+了+T(表示时量的数量结构)”句式。储诚志(2004)在讨论汉语中的位移事件时,也通过对名词的语义特征的分析,建立了名词的可移位性等级(Movability Hierarchy),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表示位移的句子中,主语与宾语的换位问题。如“蜜蜂飞进了后院”和“后院飞进了蜜蜂”中,主宾换位后语义不变,而“我追上了汽车”和“汽车追上了我”中,前句的接受度较高,而后句的接

受度则较低。这就是由于名词不同的可移位性造成的。此外,戴耀晶(1997)全面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方法分析了动词的特征和体标记的特征。

总之,词的一些语义特征会对句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形容词对状位与补位的选择上。我们认为,当形容词具有[+方式]的语义特征时,形容词会倾向于进入状位,而当形容词具有[+结果]的语义特征时,形容词倾向于进入补位。在后文中,我们将运用词义分析的有关理论知识,系统分析在状补可换位结构中,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对语序所起的制约作用。

1.3.2 视点结构

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并不直接表现客观世界,而是反映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客观世界、认知世界和语言世界之间是映射关系。因此,在描述客观世界中的同一个事件或状态时,由于认识、态度、背景知识的差异,不同的人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而说话人在观察事件或状态时采取的视点也是影响语言表达形式的重要因素。对于客观世界中的同一个事件或状态而言,视点不同,语言表达形式也会不同。Smith(1983)指出,说话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即视点)来描写一个情景。崔希亮(2004)也指出,说话人为了表述他所观察到的状态或事件,他会忽略状态或事件的某些侧面,凸显或强调状态或事件的某些侧面。我们认为,所谓的“忽略”“凸显”实际上也是由说话人的“视点”决定的。

说话人的视点主要与事件或状态的时间性特征相关,因此在语法研究中集中用于对时体问题的考察。李宇明(2002)在讨论汉语中的反复体时认为,体是时间这一语言范畴的一个次范畴,是动作或现象在一定时点的情状。这种时点是对动作和现象的内在观察点,可以称为“内在时点”。我们认为,文中所说的“观察点”即为“视点”。陈